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克齋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錦

克齋集卷十

宋 陳文蔚 撰

游吳江行記

始予聞長橋之勝將遂一游而無因辛亥孟夏文安趙侯德勤守嘉興拉予行自嘉興取吳江一夕舟至岸下子曰兹游可以遂矣越七月戊申朏告侯假舟侯忻然從之一僧約偕行侯令子侄俱既而僧敗盟子侄不克往予曰僧非吾徒兒曹真累人耶不若獨往獨往不若

勇往告侯趨具舟侯許諾舟具予攜康節詩集從以樽酒翩然登舟是日晡出望吳門禾與舘下小泊次經杉青閘過堰六里到黄土橋鋪又九里秋戍鋪酌酒三盃隱几誦詩江風大作舟不可進宿峽路三更下雨五更風特甚平明望市早炊市尾一湖名鶯脰篙師云通霅川先是友人徐子融書報入閩而僕適有是役於是始賦懷遠之詩知君定泛武夷溪我亦吳江一棹隨閩浙緬懷千里别吾人同是一襟期又十八里八尺聚落十

數家西北崛起二山云蘇湖界也晚過四橋旁連震澤渺瀰瀰迷無復畔岸但見帆檣掀舞於其中真偉觀也嘉其壯則又賦詩而過之第四橋東風浪顛吾生信命獨安然身輕有似舟飛葉心遠還同水際天已學在山擒虎豹更圖於此釣鯨鱷須史險過平如掌萬丈垂虹跨碧川抵縣市登垂虹望太湖水濶天低風急濤怒縱觀移時真有盪空之勢過暮不可久遂歷井邑復登舟獨酌三盃賦登垂虹詩雄據垂虹望太湖始知奇觀屬

東吳舟楫似岸遊不斷浪起如山認却無缺尾坐看千
艦過倚空時見一帆孤松江釣客休相問我到松江不
為鱸晨興登華嚴寺佛閣閣正面湖石桃垂虹僧頗能
詩指垂虹曰橋之美閣能盡之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縁身在此山中喜其言之予契也為之賦詩傑閣凭
欄眼界寛天將震澤壯吳門乾坤高下相連接日月朝
昏見吐吞巨浪聲翻鼉起鬬危檣風急駛來奔定知從
此難為水更欲乘槎問本源俟臨行語以游濯庵庵王

氏別墅也訪諸邑人得其徑於是作新二亭一宜芳一未名餘若烟雨觀玻璃沼僅存敗屋遺址荒穢不治無足題詠始予登舟風日暄甚半夜雨聲敲篷陡變寒是游念可已矣不知王子猷何為不必見戴也搔首不寐起而賦詩況有從前鷗鷺約可無十幅順風蒲政須着我扁舟裏畫作松江烟雨圖遂決策艤舟至明日天開雲淨霽色千里如初解纜因自幸曰吾願濟矣世間事類此者多人誠有意天將從之豈但是哉歸棹月明順

風揚舲酌酒誦詩因嘆世之得於名利者能幾也於是作游吳江行記後二日庚戌

游山記

嘉定己巳秋九月傅巖叟拉予與周伯輝踐傅岩之約癸巳巖叟伯輝發鉛山之東洋予自水北往會於千田原歸福庵因止宿焉庵則巖叟先塋山水環合秀潤迫人裴徊顧望日漸暮矣舉酒數酌對青燈夜話久之各就枕五更睡覺聞小雨敲葉聲纖以俗語知必無霖潦

以阻吾三人游興明發小霽登笥輿度菘嶺則乍明乍晦如春二三月時至冢頂小盤礴賦詩飲酒以自壯下嶺十里所小原午炊命杖屨欲覽山川之勝則雨作矣遂登車又五里至於竹林之隱居具鷄黍話疇昔深夜猶不寐乙未朝雨不止且驟二人者趣傅巖之意甚急予以詩留之巖叟和荅復有詩惠贈日且午豁然開霽飯僕不及二人亟命駕不可遏矣予遂趣而從之度北岸橋過黄沙辛稼軒之書堂感物懷人凝然以悲

入隱將峽峽長三四里許兩山奔迫相抱凡數曲小溪介其中因山之勢以流亦清駛環帶峽盡行山蹊數里皆樵牧之徑至佛母嶺下清池秀石已有可玩伯輝謂傅岩之菑脉理或然也度嶺自野鴨塘而右趨傅塢前望有亭列於山椒即傅巖絶頂吾三人者捨車策杖循山澗以出澗之側古木盤屈藤蘿蔓延怪石隱見不可名狀澗或流石底或穿石腹姿態横生殊可玩益自山之陰繞山之陽而一竇涓涓不絶即其源巖踞山陽之

左麓其口可容坐十餘人內漸狹縣峽口入數步間有井焉其深莫測自井而往暗昧不辨人物嘗有持炬入者以不可窮極而返出巖自右登山往往皆怪石或窪然而下或隆然而高或洞然而空或窅然而深或群然而齊或特然而孤峽可通身崖可側足若窒而通如往而復不得其徑游者輙迷向背時有古梅桂樹叢生其間有若種而實非人力至山之巔所謂群玉堂者最其佳處一峯巍然獨高群峯環列兩傍有如天造地設因

觴酒羅豆以領畧之夜宿巖前之樂軒岩叟玩之不足命燭至石上桂影蒙籠羣峯錯落清絶可賞丙申將下山又登高據勝處舉酒早炊罷出傅岩道報恩寺前不果入行數里至梟橋泝流直上東坑衆山高鎻如封閉然鎻外竒峯拔出最陰陽家所愛又十里飯龍華寺讀予兒時所題詩既赧然而愧又感焉以傷前邁登高洲嶺出三牕原至高州假榻伯輝之竹軒謁傅岩主人周德量德量是夕同飲伯輝家語笑諧謔如平生驩丁酉

朝將出髙州德量折簡招飯辭不獲已而留是日早雨午霽伯輝誠卿偕子姪同訪其兄升之遂往葛山觀先隴塋已三百年矣形勢蟠踞數里山川秀濯面對一峯端然云峯外潭山侵雲漢偶霧雨不可見前輩言地理之勝者推先焉往時太傅正識諸公皆其所孕而周族至今繁衍不替意者有所自云晚歸飲德量家各盡醉再宿伯輝館戊戌登髙洲晨炊慈誓院出慈誓行十里許皆深林中襟山帶溪時有佳處道多論情話舊吟咏

有所不暇度溪登石龜嶺嶺下溪名大奧兩山如來水去而復彷彿武夷氣象水面處石壁峭立其下滙為寒潭潭中石可坐數人予三人坐其上各舉酒一杯嚴叟賦詩予與伯輝皆和而予亦自賦焉自此泛溪抵予竹林所居岸下無十里予深有結廬之興過峽至白水憇於石壁巖道者庵因飯焉庵僧出紙筆督詩甚亟聊以數語戲之初欲自石壁巖取百丈際觀瀑水或謂秋冬水涸或謂路險不可進遂罷興游西塢登山宿華法院

巖叟舊游作詩問訊舊題無恙謂三十年有竒矣同游存殁者半為之嘆息寺僧作湯餅留連夜話甚歘已亥自章法過洪都觀山行七八里登髙懐遠間見於賦詠凡再踰嶺漸入山谷間望林麓樓觀冊碧即觀之所在小溪帶其前人烟數家牛羊鷄犬桑麻竹樹若自為一乾坤盎去平地約十里讀惠主簿之詩可知也時前重陽一日芙蓉爛開道流出酒對花興甚不惡酒行既止人復酌一巨觥岩叟與伯輝下嶺西歸鉛山子復登山

東歸上饒問靈泉路則鳥道僅能容足山勢騰踊水多自高瀉下路旁若澗中率多怪石出没各獻狀可觀予又為之賦詩惜巖叟伯輝未之見自癸巳至己亥凡七日所歷凡三百里有所感觸時見於詩雖應口而成不能盡工亦足以寫一時所見與其所懷覽者取意焉大抵事無巨細遇合誠不偶然癸巳之朝岩叟伯輝約予晚會於千田庵或先或後亦未定及予至揚舤渡甫登舟則二人忽已在津頭矣遂同舟而濟三人相顧而笑

謂初不期至此後連日在道止宿人家若僧舍則雨而登覽游玩必霽遂得以從容盡興然則是游雖欲已有不容自已者十月乙丑陳文蔚記

傅講書生祠堂記

事有出於一時感觸之真者要非智力所能強益人生天地間與萬物為一體痒疴疾痛未始不相關自其已私一勝隔形骸而分爾汝一膜之外皆非吾身矣嗟夫仁也者人也其初豈若是哉況人情相距不遠以物視

物則忤以身體物則仁人有凍餒若已不飫温人有困苦若已不安適是不以已為已而以物為已此以誠動彼以誠應一時感觸之真可以言語形容哉鉛山傅岩叟幼親師學肄儒業抱負不凡壯而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命與時違抑而弗信則曰士有窮達道無顯晦乃以是理施之家而達之鄉遇歲歉若霖潦鄰里艱食則捐金粟以賑之易凍而温變餒而克綏是懽聲和氣周浹閭井歲已未穀頻年不熟民間嗸嗸州家以為憂檄永

豐丞林君汝臯至邑勸分父老相率詣林自言謂公不待勸分先已捐直發廪且能遍諭鄉之諸豪謂閉糴非所以恤災林以是深相歸重會先是邑之多士亦以白令尹父老之言益信即以事聞之郡郡聞之臺既覈得其實則轉以申省時稼軒辛公有時望欲諷廟堂奏官之巖叟以非其志辭辛不能奪議遂寢節目具存尚可覆也江左民貧生子多不舉習以為俗或不忍呱呱則委而棄之塗然收者不二三則資給之使之養視多所

全活近世風俗偷溥勢力加人則憑恃以凌物一鄉有豪民則旁皆貧弱矣甚者闞其民而坐視令自縣郭以東數十里人有忿爭則讐以利害而平其曲直邑既簡訟而民間無擾以是居鄉深得古人友助扶持之意雖巖叟之志未究於用而愛人利物之端已見於此使得為時用以展布其欲為則霑其惠與得其平者豈止鄉隣而已哉人感之深即其所居之側玉虚道宫闢室肖容而表敬焉是舉也葢出於人情不能自已之機固强

之不可得亦謝之所不能祠既立里人合辭來請予文以記且將以興起後人顧予與巖叟為平生交熟識其用心無得而遯然嘗因是而論之世之縉紳大夫任父母斯民之寄既不能宣布上德以達於下反噬膚嗜血以為榮身肥家計坐堂上聽兩詞一任私意以變亂其是非訖無所赴告抱抑屈終其身聞巖叟之風得無愧乎雖然巖叟所及又不止此士之不得志而流離道路者多望風歸之莫不隨豊約以遂所請往往南閩東浙

人知有巖叟是亦人所難能也巖叟雖無軒冕之榮閑
徑延賓竹深荷淨暇時勝日飲酒賦詩自適其適不知
有王公之貴豈非憂人之憂故能樂己之樂是不可以
不書因亦附見云巖叟名為楝嘗為鄂州州學講書嘉
定四年歲重光協洽閏月戊子上饒陳᧽記

鉛山西湖群賢堂記

為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寃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
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棊布徧淵州

縣非苟然也葢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顧為基本蠹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為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誼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擇如是則為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末損也況大綱既正衆目畢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茗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寛大樂易民之歸之

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為政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儷起仆縮地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縣是弦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劍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為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為時望者不以爵秩崇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

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辨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緼扶人極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捨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修飾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群賢扁之倣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儻是邑之士

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厲志聖賢之學而耻為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忠身狥國推已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大有可觀者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耻不立其為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為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朞月以侯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誌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為之書侯名謙亨

字牧叔其先政貳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
侯克世其家云紹定庚寅二月既望頴川陳文蔚記

蘇坡記

山川之與人物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而以相值之為
美有是山川而人物不足以發揮則通者窒明者晦天
地之閟藏亦訖於榛翳無自以呈露胸中有邱壑而適
在荒郊迥野之所崇岡秀嶺之崙崒清泉白石之竒怪
雖欲登高舒嘯臨流賦詠而興寄無所托以是知山川

之與人物嘗相須以相成不可以偏廢也運屬南陽葉公卜宅得郊居之勝青山屋上而流水屋下五畆之寛山徑之幽足以徜徉此生而無慕乎其外然公之志猶未愜去家一里而近又得所謂蘇坡者其地閒曠而清淑紆徐而深窈雖鷄犬之聲外聞鄰巷入其中則邈與世塵不相接有若非人間者公遂結庵其間而亭其上亭扁以愛山而庵即蘇坡也自是杖屨往來無間朝夕剪剔繁穢風來而月去疏理竹樹春華而夏陰佳時勝

日領客來游杯酒流行語笑懽洽徘徊盤礴竟日忘倦
此公所謂愛山者也然公賦性疏達受材勁敏雖早謝
場屋家政具有方畧植僵起仆興滯舉廢視昔愈有光
馬見於小試如此使得一命以自效必有可觀者惜其
不見於用會朝家以優老恩授初品繼而淅漕陳公宗
仁檄為幕椽公寧優游山林不以此而易彼子若孫以
公之樂於斯丘者因請為巤窠計公笑而從之然公實
未〈缺〉也昔昌黎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而歌之曰飲

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文蔚於公亦云庵既成走書山間求識其顛末文蔚視公為毋黨尊行義不可辭故為之書公名堯咨字叔義紹定庚寅十二月朔西溪陳文蔚記

求仁齋記

聖門講學無非求仁羣弟子之所叩請聖人之所告語皆以是也然所問者不一而聖人告之者亦不同苟知其所以然無非仁也如雖居天地中其至之之路雖千

蹊萬徑及其至雖則一耳世之學者不明乎此見聖人之言隨人而告之各異其指將以何者爲定説抑不知識仁則所以告之者無非仁不識仁則如人面之不同雖盈尺之地舉天下莫能一而仁之爲道竟不可得而識矣葢仁者渾然天理在人則本心之德不可以一毫人僞參之也且天理渾然何所不該豈可以一事名而人得其本心則無非至誠惻怛非自外而至也此仁之全體所以難名而孔子之於門人與夫當世賢士大夫

未嘗輕許於一人不曰未知焉得仁則曰不知其仁也止顔子以仁許之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以往未免少間第不遠而復耳如克己復禮之告視羣弟子最為切要及請問其目則直戒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顔子固以仁為已任夫子誨之之意亦深切矣其後孟子最善言仁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所以狀仁之全體亦已明矣至四端之說則又以仁為體統而義禮智皆繇此出如乾之四德歲之四時

四德實以元為善之長而亨利貞則統之四時實以春為生之始而夏秋冬則貫之仁者其四德之元四時之春乎自聖學失傳此理湮晦至我宋伊川程子得不傳之妙於斷編斷簡中發明仁道於易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至哉斯言雖孔孟復生無以易此學者泝流而窮源則仁之全體可得而見矣三山趙君賢宗孚也有志於道以仁者聖門所素講外是非所以為學無他嗜好一意讀書窮理於所居

之側以求仁名齋為藏修游息之地謂先識仁而後可以求仁講切於四方者不一而足志亦勤矣一日書來求予文以識其顛末顧予不敏何足以遂所請雖然可無一語以為進德助仁者心之理也心存則仁存矣將以存心豈有他哉敬而已矣敬者主一之謂也主一而弗貳于二則求仁而得仁矣趙君其勉之趙君名崇槩字　嘗宰信之鉛山政績亦可紀云端平丙申正月己未朔上饒陳文蔚撰

起堂記

孫卿子書有云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葢仁人心也心之體根於仁而心之用存乎術心茍仁矣而術不之擇則不足以達吾仁故孟軻氏亦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謹也大抵儒者存心惟在於愛人利物㓜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凡親師取友朝夕講究者莫非成己成物之事故自一命以上以至坐廟堂為卿相隨其所處皆足

以行志雖惠有廣狹而心之所存則一也然有是心而無其位則不足以達其用有是心無其位而能達其用者其惟良醫乎先朝鉅公有言達則願為卿相窮則願為良醫於戲仁哉是心也蓋卿相生民之休戚所繫良醫人命之死生所繫卿相能拯民於塗炭良醫能起死於膏肓窮達雖不同而濟物之心及物之仁則隨寓而見無加損也身良醫而道卿相術之不可不擇蓋如此永豐黄懋子昭讀書為儒應舉覔官屢不偶於有司於

是慨然發嘆曰命已夫吾非苟為利禄計將階一命以行吾志今乖於時者如此則吾之志竟不可遂耶乃歷覽方書究心診視且周游四方參驗精博以證己之所詣既足以自信矣則坦然行之而不疑所活亦衆至遇人亦告之以良方秘訣俾得以備急難其用心仁而擇術謹子昭於是賢於人遠矣一日以所居之堂請名於予予遡其意而以起名之誠望其如昔人之起朽也童泉趙公亦嘉其志為之特書繼又請予言以述其事予

不得而辭也故叙其大槩如右云年月日上饒陳棊記

浩然齋記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無間一失所養則餒矣然養之必有道孔門之學得其傳者曾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者直也孟子之學其源蓋出於此論浩然之氣而惟以

集義為先謂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則無往而不直矣人能集義而無往不直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氣豈不浩然矣哉集義以養氣如藥之有方也必有煆煉炮製之術溫涼補瀉之節而後方之良者可驗而伐病之功可得而收矣孟子既授人以養氣之方而日用之間必有功程可以持守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日用之功程也氣固欲得其所養茍無事焉則心不存而何以持其志必欲正焉

則急於計效而近於助長勿忘必有事者也勿助長乃勿正者也優游涵泳不忘不亟則是氣也將自浩然充塞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殆煆煉炮製溫凉補瀉之術乎建昌吕君受業於文公先生為古人為己之學建昌南康屬邑也號稱多士而吕君實其翹楚聽文公之言為甚當知文公之心為甚深時以得其所得者而發其胷中之藴於所居之側築齋於松竹間以為修身窮理之地名之曰浩取孟子浩然之氣之義中有集義

之軒有謹獨之室居其中玩其理無非所以為養氣之資其用心亦逺矣然孟子荅公孫丑之問必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將論養氣必先之以知言葢於天下之理不能瞭然於胸中而得其操存涵養之要則將彊制其心有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豈能從容自得造於至大至剛之域自然流行而無間者哉是理也呂君已知之予又何言葢不如是無以發孟子示人之旨予與呂君同門又於白鹿得切磋之益呂君

不知予之淺陋而不予棄也俾記其名齋之意辭不獲

已用叙其大槩如此併以求質云呂君名煥字德遠嘉

熙二年歲戊戌三月癸酉上饒陳文蔚記

克齋集卷十

克齋集卷十一

宋 陳文蔚 撰

祭余正叔

嗚呼甚矣傳學之難也道晦千五百年世之儒者鮮克有志有志而業不終豈不痛可恨哉始予與公其生同鄉予自為兒已聞公譽第未知其有為學之志暨其壯歲聲氣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遊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在道一月切磋講究剖心露誠纖悉

無隱嗣後或離或合音書絡繹殆無虛日類皆至誠惻怛非不情無味之語今歲之夏公復入閩九月之初我往公歸適相邂逅於武夷道上躊躇言别不忍遽捨豈謂分袂而遽成永訣耶嗚呼公性和粹 公量宏遠孳孳講學未見其止方幸紫陽之業有嗣而後學之望有歸孰謂遽止於此耶使予㝬㝬獨處將誰是賴是以欷歔流涕不能自已豈尋常交游之情而已哉始予聞訃偶容異縣不克慟於寢門之外今茲臨穴寓一哀於茶奠

尚幸英靈鑒此誠意

祭朱先生

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内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頽奠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歲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奥義淼昏啓聵以詔來裔未及百年寖訛厥傳微言既絶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於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探曲盡微細有發其端今極

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即事即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於厥躬得之既全養之既充事極萬變莫攖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析其歸切已誰謂博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顓愚屑屑往來空空鄙夫先生憐之許令趍隅謂敏不足而朴有餘坐戹饑寒復阻

長道引睇門牆弗克頻造緘書遠貽每約其到心動形
留則以實告於戲先生天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
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冬暮告歸拜
於席下期以巳未復到精舍暨其及家老父病卧此意
雖厚不容不謝尚期再見欵侍誨音一再報書疾病已
侵徃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潲襟嗟我小子
業猶未卒天奪老師云胡甚疾有信無徵有疑無質既
失依歸莫明統一所幸諸書訓釋已詳率非空言道學

之綱雖極昏懦敢不激昂有負明訓即勇彼蒼嗚呼先生儀刑永别念昔暫違今焉永訣歷歷在耳言猶未絶薄奠詐情豈知予切

祭趙敷文

公之受才疏通敏疾及其為政詳明縝密公之稟氣和平樂易及其屬行正直剛毅人之有善如自已出靡矜所長聞義則屈自初筮仕以至通顯始終一節未嘗少變辭榮就閒戒滿知足徜徉丘園惟欲所欲有時巾車

或命杖屨氣飄飄然如欲輕舉胡為一朝不聞嬰疾遽然長逝理不可詰某等螢雪寒衣久依牆仞恩沐涵濡奚止河潤載惟平時言契席促豈無分際不見邉幅士高其風民樂其誼自聞公訃無不隕涕某等於中尤劇悲切痛如之何幾欲腸折升公之堂舉酒一酹號訴此情魂兮如對

祭外舅周司書

自昔非角獲親師模晨夕請業摳衣趨隅荷翁諄諄誘

掖開導子弟視之父兄其詔首尾三載性儥𡨴明屬辭比事協韻諧聲十三能文以愈爲比用是相期許妻以子自歸門闌愛篤於初提挈困躓鞭策庸駑匪如常人徒曰翁壻離合萬端夷險一致翁當晩歲適意丘園我方負米東西其奔歸侍有期來省以暇促席從容無匪情話丙辰之夏翁病卧床咸謂不起我心憂傷雖幸更生血氣非昨每來視之悄然靡樂去秋拜違叮寧再來使不忍去出門徘徊今歲之春首謂翁女暫置家事歸

省汝父喜聞起居日勝且康尚兾來見期於新涼豈知時逢事與願戾老父抱疾旁無承侍過此復出以饑所驅折簡道意得翁手書曾未踰旬已聞翁病時以兒曹秋闈小勝自是應接日無少閑幾欲往省出門復還此情未伸翁訃已至涕泗縱横慟哭無地痛念相親幾四十年情義無閒如一日然何期永訣有此艱阻深自引咎不勇如許欲致薄奠以寫寸衷仍奪於事因循未冬言雖不文意寔繾綣兾翁精爽來鑒非遠

祭徐子顏

自二程夫子倡鳴絶學於河雒之間至是百有餘年人知正道然深信而篤行者蓋寡惟公稟資純固用志不分凡夫子所言手抄心記以終其身毫釐不敢易置然則為學之士求其篤信如公者誠未易多得也故於斯道患有不知知之未嘗不行也世味如飴人皆嗜之公則蕭然一室甘心於寂寞之濵榮利可欠人皆趨之公則介然一操獨知其性分之重與朋友交則然諾無不

謹泛與物接則癢痾無不通望之者知其為有德而即之者服之為長者惜乎無用於世而老死於山林公雖釋然無憾而吾黨之士所共嘆悲者也文蔚其在鄉里視公為父行辱知遇最厚秋仲拜公嘉其氣象清彊尚謂未艾自是遠役歸已冬暮則公已長逝矣嗚呼痛哉屬方弛擔不克拊棺一慟惟以茶果緘辭致奠臨風悵然悲涕無窮敢冀英靈來鑒斯意

祭鄭悅夫主簿

嗚呼悅夫天何降罰之酷耶堂有病親旁無兼侍子乃死於二千里外而歸焉無家其始聞之不忍言之言之則行道之人為之流涕況疇昔交游之舊何止太息而咨嗟子之家世烜赫巍峩喬木百年重芳襲華入則判花視草出則植纛建牙至南渡以來林下老人尚猶持橐而佩符何子之仕方腊車發軔而乃折軸於平坡豈天道循環盛極必反是有定數而不可如何予所以為子惜者惜乎有錦繡之肺腸有雲烟之筆端獨無膏粱

之氣習而退然以謙薰然以和平日期子以遠到謂復大其門者不屬之子豈屬之他子無他好惟喜賦詩每得一篇無不見寄今子之所藏者聯篇累牘不知其幾發而視之不覺涕泗之滂沱迨靈輿之反屬予還侍未能仲一哭之慟獨緘辭致奠延頸凝睇於西山之阿以子之穎悟洞達雖其既死諒英靈之不沒來鑒格以非遐

祭徐子融

慨人生於兩間多鮮克以有志兒獨負其瑰特稟風霜而勁厲為丈夫之自立匪窮達之或異達致志而澤民以功業而名世窮一瓢而自樂獨守道以行義是以心優游而自得身貧賤而無愧年自幼以及壯常艱苦而窮瘁雖不繇於學力自長趍而澗視豈志氣之過人諒資稟之天畀晚乃扣於師門始講究其本至知古人之剛大蓋統養於浩氣因日鍛而月磨庶金精而玉粹顧予資之淺陋以同門而交契凡有疑而必講各口陳而

面議或千里以相望亦附書於郵置雖異同之末免寔各殫其心肺尚欲進其切磋俾終歸於一揆天奪兄之何速遽捨我而永棄使我有懷未畢攄而有言未得既也自兄嬰疾荏苒半年每候起居以望日痊見之必憂為其瘰然氣寖就微志則愈堅雖極困憊亦正衣冠非學有得曷歸其全我今索居孰扶其顛朝山慘雲秋湖瞑烟凝睇引首非復往馬與言及此涕泗如泉非止為平昔交游之故蓋道遠莫予助而驢蹇莫予鞭也寓一

哀於清奠庶來格於英魂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

嗚呼材甫遽棄我而死耶相期林下定歲寒之交曾未踐言兄乃止於此耶兄家膏梁我素簞瓢自勢言之豈不相遠兄每降屈以齒相高時一登門倒屣忘勞亦數命駕來慰寂寥旬日不見則誦后山之詩謂可人而難招以至勤拳恤我家事謂吾親老菽水不繼常欲買田於郭外俾得盡歡而養志甚者分百歲之憂捐青山五

畝之地僅一緘而致書即千里而授契非相知之深相愛之至詎至是耶兄亦多艱坎壈一官再領簿書公廉憂勤十年不調憂太夫人崇仁滿歸親病牽纏兄侍藥石惕兢朝昏荏苒數載竟罹艱屯黽勉大事歷原之墳訴我孫露涕泗酸辛慨日月之易流忽祥琴之巳御冀榮親於身後趍今春之選部既授闕以遄歸厭京塵之久汚始遲回以需次偶迫臨於瓜戍期秋風之浩蕩指荆州而西赴夫何不淑一病彌留長夏卧床百療不瘳

年未半百竟成一丘諺語有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凡於斯世亦云不偶賞心欲共無從把酒有懷欲傾無從握手酹此一觴哭我良友魂兮有靈知此情否

祭姨母葉氏

昔文蔚童蒙之歲兮託外家而棲處承學於伯舅兮開通其愚魯拜姨母之膝下兮恍然如見於吾母方癡頑而無知兮賴姨母之摩撫時饑飽而飲食兮衣穿弊而紉補豈一朝夕之故兮寔終年而寓旅下違離之拜兮

倐四周於寒暑暨再待於音容兮痛喪臨於外祖時文蔚角猶丱兮亦悲憂而悽楚屬外家之禍慘兮匆匆而散聚已拘牽於世故兮迹東西而無所汲汲負米之不暇兮彌歲年而莫覩邈音問以無聞兮豈江山之遼阻靡報德於涓埃兮但銘恩於肺腑至乙亥之孟春兮僅再拜而俯僂心尚冀於再見兮動出門而齟齬以今秋而為期兮將肅趍於堂廡何長鬚夜扣門兮訃以不祥之語值文蔚抱疾而呻吟兮第涕零而如雨竟未洩一

慟之哀兮常蘊結於心縷酒徒盈樽兮殽徒載俎嗟宿
願之莫償兮梗衷情而荼苦庶靈魂其來鑒兮痛永隔
於今古

祭國維趙通判

出於神明之胄兮寔熈陵八世之孫少傅間闗而南渡
兮諸父幸大其門内焉郎曹而次對兮外焉玉節而朱
轓公生而素富貴兮歘然不自以為安質直以為尚兮
無事於繁文禮雖微而必謹兮不畀人而自尊尤然諾

以為重兮弗須臾而踐言直情而無隱兮洞見於肺肝
當官而蒞事兮奉法以為先焦勞於百里之寄兮陡鬢
雪而蒼顏蔔田之風月兮方將以平分何一疾而不起
兮竟齋志於九泉文蔚猥以凡庸久荷知遇定交壯年
以至遲暮豈無異同卒莫牴牾昨冬告違公已病楚力
疾相陪杯酒勞苦爰以歲月為予歷數因嘆人生交處
如許寔令所無感念至屢别去未幾心不敢忘再拜致
書候問温涼亦幸手札告我甚詳意謂自此永康以彊

忽有便風吹來不祥憂心如酲怛然內傷亟走哭之淚傾兩行即遂告期禮宜臨穴方此辦行如有所奪河魚為患頗頻疲薾西望靈輀竟阻牽紼遣桂代行緘詞哽咽事與願違心縷千結寄衷情於一酹慨古今之永訣

祭趙童泉 并誄

嗚呼人生何其離別之易濶而後會之難期耶豈人事固多乖而聚散抑有時耶甲戌之秋營奠天錫於大明之山兄來留止予亦往會朝夕綢繆論心話舊回首以

思怳然夢寐之不可追耶自是以來兄屢有上瀘之約予亦有章泉之思何跂予望之而室是遠而耶然相與之情不以疏數而厚薄問勞之書倡酬之詩頻來狎至豈以歲月之久而情義遽虧耶予聞兄病念當一省姑有待於涼秋夫何未遂而成永訣之悲耶兄之德性渾厚長者兄之詩文簡嚴典雅誦其詩者口之而不置玩其文者手之而不舍少日之詩工於摹寫晚年天成斧鑿不假造其境者既希故識其眞者亦寡時移事往文

喪詩亡孰知予悲豈止友朋之傷飯不及含酒不及觴
緘詞寓哀隕涕淋浪魂兮不昧鑒予衷腸
　章泉初得貼職身後當路者共欲奏聞於上以官
其子家嗣遂深所不願以詩謝之寄予以示其意
　適予在憂患不暇同賦以數語誄章泉
不知章泉者知擅一世之詩豪心知章泉者嘆風節之
孤高生輕利達如鴻毛繼其志者又榮名之遠逃清議
所歸寔踰華衮之褒

祭葉殿講

學而同門固宜同道心茍不同未免異好猗嗟葉兄登門最早同學語我謂其深造往來參辰初未之識先師棄背會葬唐石暫遇忽散未遂親炙及來江東講切晨夕談餘論隙每得從容豁達無我洞然素胸自此再去無繇再逢雖不會面音書屢通有得必告道同氣合我亦缺

靡有庬雜尚期再見倡酬問答庶幾師訓彼此浹洽兄乃自此遇主遭時客勿講筵格心自期宸眷亦

厚聽信不疑千載一旦會遇亦奇悉推所得裨益聖學海內望治謂在旬朔扶持紀綱修飭禮樂衆正在朝事每啇摧主聖臣賢路開太平天不慭遺未毖遽嬰風從東來遽聞惡聲事屬疑信惕然以驚友朋馳書報我以實備言終始無不纖悉恨不拊柩涕淚交出欲作九原傷其無術情不自已緘詞寓哀嘆學無傳傷時失材餚不載俎酒不盈杯魂如有知庶其鑒哉

克齋集卷十一

克齋集卷十二

宋 陳文蔚 撰

周廸功墓誌銘

自先王之教不明世禄之家習尚滛侈以蕩滅禮法者固不足論往往號為儒者亦不知律身齊家之義豈非三代明倫之教不講而人心之不正以至是歟今有不繇問學無所染習自能以禮法齊其家者周公其人也公諱安壽其字未聞世家上饒父祖世為民事農桑公

敦厚儉約克紹其業至今不替享年九十有奇子孫繁衍以世計者至見五葉以口計者至盈百數公御之始卒一本於嚴晨昏定省不違其節小大尊幼不躐其次禮法少有過差詰之無恕用是公年彌高而奉之彌謹其子雖當不提攜之年共子職與少壯不異江左輕義重財之俗頻年尤甚父母在析居別業者習以成風恬不為怪公謝家事幾二十年子孫一意營幹無敢有異言者亦足為薄俗之厲公生長田閭無榮寵望先是二

年以太母慶七十恩授迪功郎可謂希濶之遇徐氏先公九年卒子三人曰某曰發曰全某早世餘克繼公志孫八人曾孫若干人女二人女孫一人俱已出適公生於紹聖丁丑七月十六日卒於淳熈丁未十一月廿二日凡歷五百四十二甲子越三日葬於所居之左黄岡之原從治命也世俗論公者未有不以富壽康寧為美稱予獨掇其關於風教者表而出之庶幾有補云銘曰禮法之獘猶水之東靡然共趍孰還其風公性素樸初

匪懈學自身齊家可以敦薄

西軒居士誌銘

上饒游氏大觀間有諱覺民者以八行舉積階至員外郎自是族望表表吾郡儒風文氣醞釀沈浸薰澤不替至今八行弟表民以優老恩補保義郎保義生某某生缺夫缺夫生二子次曰元英字俊卿即西軒居士也居士幼孤少長刻意肆舉子業游鄉校錚錚然衆人中時為郡文學者名有場屋聲別識士類特相器重月書屢

冠倫魁一時輩行莫不禮敬且期以遠到居士亦自謂取科第當如摘頷髭耳及三歲大比輙不利累應詔但為國子待補生因嘆曰命矣夫遂浩然賦歸耕延師課子弟業期以刷恥戊午貢籍有名勉者即其子掇儒科齒仕版行發軔矣惜其有風木之悲也居士警悟機敏勁挺不阿徇才實有用自坎壈於時無以自見姑即其家而經理之居無何荒者治湮者通缺者備觸事皆有端緒俾得一階自試豈為不能辦者亨塞既有命矣於

是自適其適蒔花植竹飲酒賦詩臺𣪹月波園繞緑水遇佳天氣勝時日與賔友相羊其間無復身世之憂一日忽嬰微疾即命二子前畀付家事且屬以言令各務整飭有起無廢二子咸應曰唯則益自放曠不以纎芥累其心如是者又三載疾再作而卒實開禧改元歲乙丑三月廿三日也屬纊之際獨惓惓於八十四歲之母視二子知可托則瞑目矣享年六十有二娶周氏柔淑有婦道二子曰勤曰勉孫男三人珪璋方就師學玠尚

幼孫女三人皆在室予與居士為文墨交相知甚深饑寒驅予奔走無寧歲别去之日久而一會莫遂屢辱要約書予亦將登堂拜母夫人不謂天奪居士之速也於戲痛哉越再時予始得哭其柩二子泣拜杖而起則告曰將以二年正月丁酉葬於本縣石橋鄉丘原之湯家塘知吾父者莫若子請銘幽宫予不得而辭銘曰視其已為未為者可知其母垂白非子終身之悲惟後人是依故死生亦無疑

向夫人墓誌銘

咸平祥符間文簡公以厚德重望再相定陵後五十年欽聖憲肅皇后復以坤厚之載母儀天下繇是向氏之德澤在生民冝其族系衍迤慶流無窮子誼文簡之仍而欽聖憲肅皇后之族是生夫人歸太宗皇帝下漢王東位孫知西外宗正贈少傅士礽第八子不逕少傅南渡家信州之鉛山兵火後生理蕩析一無所儲輟捐俸藏書籍延師儒使諸子遊從誦習日漸詩禮訓諸子皆

刻厲自奮六人先後登進士第不逕其一也敏於吏事且有文飛灑盡翰以儒林郎掌保寧軍節度書記生四子長善鄉幼負凌厲才能世其科以文林郎授廣西經屬不赴而卒善郊善鄣皆以闔漕貢用上登極恩補官善郊今為迪功郎任泉州晉江縣丞所至有能聲在泉為郡守鄒公夕郎所知使入幕參決知可任以事畀以斤削善鄣成忠郎前監泉州舶司門亦以廉謹整辦稱善鄖方肄國子業明爽有餘夫人相家女及歸少傅家

一門科甲相繼顯仕麾節熒煌夫人內視歉然畧無貴驕意自書記公捐館惟一意教子日夕訓厲期以不墜箕裘寧捐已所奉以爲延師資諸子用是克紹夫人之教也國家渡江幾百年故家遺俗相望寖遠閨門儀範不可得見夫人温然醖藉有中朝賢淑風爲母慈爲婦順奉舅姑謹御妾媵寬里巷姻戚皆稱其賢孀居三十年未嘗輙出善鄰善鄣適同官温陵温陵樂土齊啓夫人願迎侍夫人欣從之客南二載二子更相娛侍心安

體舒無羈旅慼一日欻起歸意值善鄣官滿得承其志及家僅月餘嬰疾遂不起實嘉定辛未十二月一日也夫人生紹興丙辰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六平日處心惻惻無忮刻意自以享上壽無憾所願終正寢於戲天之佑善使自千里得家悠然順逝默若有符合者善郒去替數月承訃匍匐來奔追盡哭踊卜宅得吉於縣北五里之惠泉風氣佳甚於陰陽家適宜以次年九月庚申終大事孫男二人汝涥汝洞汝（缺）在貢籍孫女二人

長適進士傅燇餘在室曾孫男女二人男崇校善郊以

葵有日請銘於上饒陳文蔚謂文蔚不得而辭銘曰婦

貞於潔傾於哲也毋成於戒敗於愛也於戲夫人有婦

之貞無婦之傾有母之愛無母之敗也

監江陵府糧料院傅君墓誌銘

鈆山傅氏派自金陵辟五季亂來信州族寖大二百年

間聯仕版者相望為邑甲姓有諱績者家豐而喜施得

長者稱績生欽明為登仕郎辟江淮總屬欽明生一飛

好古學游象山陸氏門不得壽齋志以歿才甫諱杰一飛之嗣子淳熙庚子歲大歉朝家憂之誘民出粟賑饑補以官總幹捐粟五千石助州家信之六邑賴以濟事聞於朝命官其子一飛未被受客死建康時參政范公成大留守憫勞之奏貤其後才甫用是補吉州文學中銓程授迪功郎主南劒州順昌縣簿該慈福皇太后慶壽恩循修職郎將赴順昌道建陽首謁晦菴朱夫子夫子舊嘗會東萊象山諸老先生於鵞湖僧舍識伯濟問

所從來喜曰伯濟有子伯濟一飛字也臨别厲以官業秩滿調常州比較務以迎侍不便換撫州崇仁簿終考代者未至會母夫人病思歸倉使陳公犖檄稟議户部屯田事因奉親還鄉里自是留侍醫藥數年不調親疾竟不起黽勉終喪既畢大事始參選得監江陵府糧料院還自任所則已病矣卒於是年八月廿五日實嘉定壬申也才甫居官廉遇事謹初任順昌漕使有挾先憾者委賣增鹽寔困之增鹽與縣計不兩立增鹽行則縣

計虧縣計辦則增鹽不售號難處才甫務盡道理既追
責漕使而長官亦不忤後得憲使趙公解之以脫常攝
邑民用不擾攝尉值小寇爲梗防禦得策境内以寧趙
公薦之曰克謹其身服勤乃職太守范公節亦許備薦
員章未剡而卒勾稽崇仁適傅公伯召守臨川篤同姓
之好分畧僚屬先是崇仁旱邑官分禱經月不應才甫
視龜甫數日承是命宿齋登仙境之巴山默致誠禱車
旋而雨霧霈彌日枯生涸澤民大喜悅擁香火來謝者

數百人曰此新官所感也未幾檄至安樂團領不督而辦以久出贖職力丐還任又團領本邑財賦不事筲箠人自樂輸癸亥秋視旱金谿身歴疆畝多所蠲放明年春夏之交崇仁艱食邑長趙君彥紆連銜申諸司得米數百石貸民遂為賑濟所提督官凡欲使民被寔惠非敢具文以塞責於東西館頭僧寺中鬻糜粥待羸瘠之甚者存活頗衆推此才甫之志可知已近代風俗鍥薄同僚多不相能且相擠才甫在順昌令君葛逄時老儒

也將相信愛令右司郎中趙君汝述時爲尉相待如家人在崇仁趙君彥紆尤厚善民訟分日而決催科分日而較事有關利害者相謀而後行非才甫牧巳謙事長順寧足得此於人崇仁滿歸市井小民及里長相率出五里外仙游觀送之是豈彊而致也才甫尊賢慕義所至有道之士傾心愛敬不敢待以稠人廖公德明居順昌老成而聞道才甫日得親炙聞其緒論及官崇仁何公異賢而有文茸山莊爲燕息地才甫多從之遊以職

事至金谿則訪陸先生遺址與其先人平日交舊自著數語識顛末雖一官隨牒不希辭利恬於榮進閒居諷淵明康節詩多能成誦黃陳詩文投心處亦時時見於吟諷燕坐之室榜曰靜勝晨夕于此罕與世俗交雖若涇渭太分未免忤物視湛浮斯世惟知世利而不知道義者遝庭矣喜道家修養書及釋氏語自謂有據無據如藤倚樹平日所得於釋氏者在此朱夫子挽以吾儒問學嘗因答書令小作課程專讀一書久自得力才甫將

有事斯語今則已矣可悲也已才甫生乾道丁亥十一月十八日年四十六娶鄭氏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㟧堅長女生三子譙之誠之誼之誠之出繼弟熹譙之中補選誼之方就外傅女一人在室譙之既得卜於縣三十里東山之原以次年十二月壬申奉襄事謂文蔚知乃翁平生為詳泣血請銘其墓文蔚遜之其誰銘銘曰錦尚絅兮日章蘭無人兮自芳既與世以殊趣夫孰知其所長勒銘詩以詔後俾玆丘焉有光

余正叔墓碣

鉛山傅商弼一日來訪文蔚戚然而言曰正叔余先生子師也歿幾三十年嗣人湮微不能發其先德使有善弗彰吾子合爲論著予將以碣諸石使來者有考焉文蔚聞其言而悲曰正叔予同門友也知其平生甚悉顧力未足以振之幸吾子欲發其有餘旣死文蔚雖不文其敢辭因叙次如左正叔諱大雅余其姓也世居上饒曾祖大約祖安節父思永皆應舉爲儒而未有顯者正

叔自肆舉子業已見許於鄉之儒先未幾預薦送然志不在是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鄉晚出外科舉未省他有所謂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帥相繼而往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於紫陽書堂正叔志道懇惻問難叩擊亹亹不倦揆諸心一毫有未得雖往返十數不置期於釋然而後已先生嘉其勤竭兩端以告嘗因書論敬義工夫先生指示日用之親切者謂提撕警策通貫動静

正叔得其語表裏用功非惟自勉不暇見同志亦以相厲常恐心外用日誦中庸不願乎外之言以自克可知為學之務本也先生嘗從容與之言而喜曰且為君立得一基址今當有着力處正叔將以是而終身焉不幸天啬之矣於戲正叔而止此夫正叔力於為善初稚外難以禮自繩不御酒肉後歲登師門度閩嶺或犯霜露冒炎暑不以為憚禀氣既薄且多病竟以不壽巳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值正叔將歸語别武夷溪上未兩月

而訃聞矣寔十一月乙丑也年五十二娶王氏生四子德深德淵德存德晦德晦出繼弟大寧德淵業儒亦早世正叔餘慶其後必有能繼之者平日與先生問答書非一厄於煨燼無一存者人皆惜之語録一卷刻於江東庾臺死之年葬所居之右裴原後廿六歲刻茲銘有決其疑將以得正有闓其端將以紹續日焉不足何斯人之不淑

鄭孺人墓誌銘

婦德以貞順為常外此雖美弗取也丈夫之立於世其行顯顯在人善惡不可誣婦人深居閨閫内行修否茬乎疑信非深知熟察冒然書之何以信逺秉筆寔為難鄭氏諱如玉字德潤五世祖太初仁宗朝禮部進士嘗奏賦金門時鉛山汭口張有偕計客京都者邂逅邸舍杯酒叙鄉里因為世婚盟至於今不寒鄭氏用是以歸張君友仁彦輔彦輔倜儻好客軒騎過從靡不延納鄭氏主中饋惟意是順每盡賓主懽無維罍之恥近世師道

不立教者率輕售主禮因不肅彥輔不為薄俗移務盡道理以至從學生供饋亦不憚往往出其門者有所成立皆內助之力鄭氏孝於事姑友於娣姒得其懽心不聞有間言雅性恬澹不事游觀鄰里罕識其面貞静之志如此此與彥輔偕老家事付諸子娱嬉自適幾二十年亦足以安死矣未病前一月一日徘徊顧瞻指所居之西偏語孫次參曰斯丘吾所樂百歲後當歸於此無違吾言翼日疾作竟不起人以為異文蔚少日主彥輔家

知母儀婦德為詳珙以葬有期作書抵予且以岳陽軍節度判官鄭必滲狀來請銘其墓予以行有可書故承命不辭鄭為上饒著姓王父驥預宣和貢籍解褐分教歷陽大王父積中父可久俱潛德不耀生五子一女珙璵玨璨琰女適鄭伯俊少師修敏公僅之四世孫也先卒男女孫各八人亦繁衍矣後當有興者生紹興丙寅十二月辛亥卒嘉定辛巳四月戊辰用是冬閏甲申訖襄事銘曰知子之來結絲雜佩知子之與陳觴列俎是為

閫內之助養必盡懽無人間言教欲知義嚴師之禮是
爲閫範之美

傅縣丞墓誌銘

設科以羅英儁而材者多漏網用人以興事功而能者
沉下僚世事大抵如此余因是有感於藍田君而重爲
之悲君諱瑾字君玉其先金陵人五季徙家信之鉛山
君自幼敏悟弱冠掛鄉書一第不勞收命不時偶輙與
有司牾用五到省例以恩補官初授廣西經畧犒賞庫

未赴間董長沙餉運於襄陽迄事無曠敗亡何攝建寧府政和縣瑞應銀場亦以辦集稱暨官桂林侍郎王公容季公詵郎中王公景説相繼作帥君贊畫為多以漏賞循從事郎再調春陵判官攝倅事者數月官滿廣信漕使曾公煥將以邕管機宜辟君年事侵憚入瘴鄉控辭以免調温州永嘉丞逆吏踵門而君已病矣終於正寢實歲壬午五月十八日也君為人倜儻好為義事鄉鄰鬬訟開釋以理不忍坐視里有困病而貧者捐金醫

瘵務在存活不幸而死則給周身之具隆寒無覆施以
楮衾尤篤於親族不能自振業則經紀其家女之孤遺
給嫁貲以遣其急義往往類此初銳意科第所居之旁
書院扁曰築隱集士友會文其中將為進取計且以厲
其後進惜不遂厥志近世肄舉子業者多局一藝而乏
通暢之識君平居抵掌論世事州縣利病民閻休戚靡
不諳練與專事綴緝而不濟實用者有間矣故雖晚得
官隨所至皆有設施廣西犒賞庫鬻鬲粉寔隸焉先是

利入無稽君究其間蠹弊為之經畫請於帥座侍郎李公置局專賣李如其請繇是職掌既專出納以明至今府資以佐用度漕司張公斗南以材薦於朝春陵群計悉倚僉幕公不急不縱而辨獄訟繁夥尤難剸決凡經剖晰皆當事情太守董公與幾覽其牘喜曰非老練何以至此於郡有功多矣憲使趙公亦以政績舉歸之日董公至不忍捨其去君之才幹畧見施行者已如此使得究其用必有可觀者君精力老而不衰需次永嘉親

知過從時貴臨別酬應不倦舊同僚有至自遠方來留止經旬酌酒論文圍棋賦詩以盡其歡已涓剛戒嚴將東上病偶作然卧起猶如常時一日若有悟敕諸子遣還送者不信宿而逝可悲也已年七十五曽祖約不仕祖銓故將仕郎父源服儒業早世娶王氏先三十四年卒生四子黙點黯黝俱肄舉子業黯出繼族人更名煜二女長適周子謙次適胡文伯黙將以其年八月甲申葵邑之南五十五里湯原王氏墓側泣血致書且以其

狀來謂先君於吾子忝交舊願為銘文蔚義不得辭銘曰文足以第綱漏不汝仕足以達陸沈下僚與其榮外而包羞含章不衒其奚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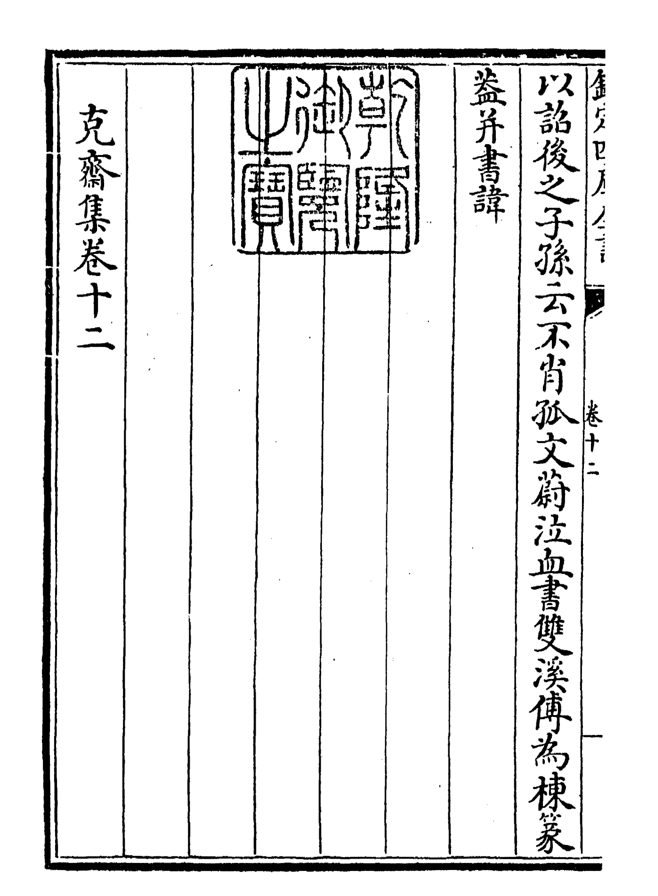
先君竹林居士壙記

先君諱邦獻字叔舉信州上饒人父安壽母周氏先君以紹興三年歲癸丑九月廿五日生以寶慶二年歲丙戌正月廿八日終享年九十四先妣葉氏先卒四十年子文蔚文明女適程廷俊孫浩淵曾孫栻模楷浩貢補

淵薦送柩亦貢補文明程女浩先卒先君賦性坦直不識世人諆譎尤體物雖厮役之賤處之有未盡介然於懷朴素冲淡文蔚負米四方僅供水菽懽若甘旨文蔚每有傷哉之嘆而幸免督過之憂少親師訓肄舉子業中年謝塲屋專課子孫讀書居後植竹數千箇自號竹林居士婆娑丘園無世間念終之日初無疾苦氣寖微以至於盡於戲痛哉以是年八月甲申朔葬所居之背隱將之原從龜筮也隱約無見於世姑叙其始終性行

以詒後之子孫云不肖孤文蔚泣血書雙溪傅為楝篆

葢并書諱



克齋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克齋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克齋集卷十三

宋 陳文蔚 撰

致遂賦

余生多艱勞筋苦志顛頓萬狀少不知學意謂約可使豐窮可使通未免有出分之想既登師門日夕講貫浸灌之久始悟昨非且得動心忍性之力紬繹大易致命遂志之旨謂命者一定而不可易一以委之而從吾所好因作賦以自

述其辭曰

猗惟皇之降衷曾靡間於賢愚既均賦於四端又何別於錙銖乃天命之流行凡有生而與俱若禀氣之不齊未免乎分量之拘匪亨塞之為異則厚薄之有殊亨匪出於人謀塞亦根乎厥初薄豈使人不足厚豈欲其有餘縣分定之故爾人力詎能加損諸偉哲人之秉靈合天人而為一順造物之自然於吾心而罔窒雖有通而有否與或得而或失葢先定於冥嘿豈變遷於此日達則

行於當世窮則安於一室知在天之靡常恃修為之可必不以寬而舒徐不以窘而迫怵雖素乎貧賤患難當日怵而心逸不可倖者一以付之所當盡者未嘗或失第從吾之所好匪避勞而趨佚既無入而不得動每見於逢吉彼昏庸之弗明常隕穫於所疑凡一定之天命謂可勝以人為動欲任乎智力謂禍福之可移昌於理以弗察根厥命之不知既行險以徼倖遂倒行而逆施稽有命之前訓豈聖賢之我欺羌醉生而夢死奚止乎

小黠大癡慨吾生之多艱自青陽而已困意利達之可營冀鵬圖之一奮何所向以背馳既中途之顛頓當利害之相形尚胸中之交戰幸天誘其懦衷就師門而學問承教戒以非一希遯世而無悶雖志苦以筋勞敢人尤而天怨中既有以自信外雖榮而不願誓將以此而終吾生又何有乎遺恨辭曰富貴浮雲吾何求兮從吾所好聖門游兮瓶儲不繼亦忘憂兮處困而亨樂林丘兮彼窮室廬山為囚兮此順天命心休休兮

克齋集卷十三

克齋集卷十四

宋　陳文蔚　撰

老人生日

人生富貴多繁華每遇誕日張綺羅高堂賓從擁朱紫金尊捧歡傾流霞青春未暮神仙醉舞腰回雪皓齒歌難逢樂事買歡笑千金不惜如泥沙貧家相去一何遠自嘆居里非鳴珂平時只甘陋巷味啜菽飲水之日多不知今朝是生旦東隣旋問酒可賒烹鮮擊肥非不願

一室懸磬将如何阿爹從容呼兒語我有至樂非繇他
立身亦足顯父母聲名不必登高科顏色苟能奉親懽
悅口不存旨與嘉滿堂雖無金玉富六籍諸子幸滿家
日率兒曹勤誦讀行慕顏閔心孔軻但得門庭無外事
竹林足以長婆娑子順親慈有餘樂自然福至繇家和
籬邊晚菊知人意歲歲來薦黃金花

和余方叔題傅材甫筠谷韻

一區投老将焉卜揚雄草玄那可續何似山中種修竹

白駒皎皎人如玉山深九夏無炎溽往來不着市廛足主人心地一泓淥調高和寡陽春曲時聞樵歌起林麓趺坐道人方閉目讀書萬里歸妙矚等閑莫躡巢繇躅何妨春酒甕頭熟便約幽人來卜築伯夷清風千載肅堪笑荒涼舊金谷

火田鄭次山貧士也家有燕坐之處五為賦之

山水可吾情對酒不必醉及其不以酒何繇得翁意

右寓意軒

一息萬里馳白日天無光歸來固吾圉宇泰生吉祥

右觀省齋

夜半一陽動萬木總皆春當觀向榮意從此識吾仁

右槁木寮

中獨抱孤清外示聊以朴不結桃李交風味良不惡

右歲寒谷

築室在澗阿種木清成陰中有聖人書可以樂吾心

右隐窩

和賈元永醉楊妃牡丹

當年開元主得失鑒前迹圖治極焦勞自謂吾雖瘠自
從嬖在妾乾坤輕一擲妖花恐其魂宜遠數百驛

題鄭好古松圖和趙國興韻

筆端老木千歲心一見洗我塵土襟坐久令人忘慍喜
古今碧澗落寒氷乍濃乍淡陰復晴晦明變化天所成
相畫之法如相士骨奇肉瘦神必清烟淡雲疎天冪幙
項刻風雷暗塵僻畫工葢看手如神十日一水五日石

觀物二首

初見種汝時微芠極枯槁今既長枝葉日復一日好儀刑静獨秀精神雨中澡嗟我費耘治平聲尚媿窓前草

其二

牆東一微物妙意包藏深人皆看枝葉我獨觀其心萌蘖既綿綿茂盛亦駸駸從此識天地生生無古今

賈元永寄詩有窮愁之嘆和韻寛之

我生抱孤貞有似牕前竹却笑日用功采緑不盈掬詩

書負宿願發憤處幽獨古人刮目處論道不隔宿吾計決已久不疑何待卜一書訊安否雙魚勤往復丈夫氣相許雲雨詎翻覆窮通付一醉東隣酒方熟

同彭漫者寄鉛山諸友韻送彭歸武夷

兀坐誰與隣院古槐陰靜美人東南來共此炎夏永危衷慰孤清羈迹不待屏十載懷願見一日良獨幸開樽共有酌當月免對影所講根理致坦然見心境詮評寖及詩語我挈裘領云何方浩浩遽爾中耿耿歸理武夷

棹夢寐江南景吾曹貴晚節莫辭霜露冷世事如予何遺編且重整

辛亥春與陳周佐縣丞會於汭川旅邸從容三日

臨别呈周佐

雪夜訪戴時未至巳先返潘魏一夜話興味良亦短三日聆妙語遠勝十年欵嗜欲排喧囂議論反根本酒罷放懷歌超然心更遠古人不難到學力貴自勉花柳况欣欣游哉春未晚

再過桃花臺

去年過桃花心情亂飛絮今年重來時烟水已成趣川華動春緑漁艇自來去况復江上山玉立美無度徘徊欲吟詩日暮不成賦但見飛鳥歸暝色帶雲樹我生亦何求行止隨所寓悠然此時心但覺狎鷗鷺風定波自平可玩不可怖堪嗟世間人險阻起平路兹焉得所圖萬事不關慮

寄題吴伯豐所居二首

書閣高幾尋其高不可知但見讀書人心與千古期藉此閒曠地端坐窮軒羲世塵飛不到月露光風吹況復揭扁榜字畫天下奇妙有指南處世人那易窺昔聞堂上聲斲輪嘗笑之而子得深省不覺糟粕遺終日几案樂捨此歸其誰晦翁為作字

右讀書閣

心兮如太虛何惡亦何愛吾廬寄吾與妙處端有在於中忘歲時疇覺屢遷代但知曲肱眠居然樂其內無事

户不出此意誰能會更約素心交攜書靜相對

右亦愛軒

石井偶書呈同來者 趙國興書堂

為君半日留得與諸賢集人生貴遠游何若自維縶好鳥鳴更幽遠山青欲濕時有午邊風吹從木陰入

甲寅寒食日訪徐子融子融同出游晚歸誌所歷

二十六韻

至後一百五春光正韶華往往太氣少多與人事差今

年特清朗川原爛紅霞埋頭卷書冊訪友況不賒晝日
俱襄陽滿城同看花百種鬬紅紫意氣各雄夸忽焉有
招呼徑醉碧桃家主人意厚甚更約觀金沙而我方與
子浩蕩興無涯但恐催日馭所幸未西斜行行復行行
小築逢異葩雜然不知名品品亦自嘉園翁旋相問酌
酒仍烹茶珍重頗深簡市井避喧譁子乃若有告未語
先咨嗟頗言更出郭前林路非遐會當有奇遇始信我
不訛果見山下蒙一泓瑩無瑕淵然蟠蛟龍不為藏黿

矗稍稍出奇恠羅列如髻丫須臾聳嶄絶煉不經女媧

特立如丈夫匪可干以邪相與發浩歎題品乃未加因

念世沈晦豈但如爾耶乘風且歸歟投林有昏鴉聊為

賦此詩醉筆歌龍蛇

寒食後一日趙國興攜具拉游清風峽登一覽亭

分韻賦詩以塵埃已逐雙溪去為韻得已字

家家趂寒食看花雜城裏孰知我輩人屐去登山齒

峯據其高一覽無餘美小溪山下來青烟林末起俯瞰

闌闠居總在塵埃底酒樽遽移下詩與良未已因念讀書人故事為重紀峽劉之道讀書之所用其詩句分韻

回鄭家橋小酌復以臨清流而賦詩為韻得流字

愧我困塵冗因君得清游脫身桃李場慰彼林壑幽水光晚更碧山色翠欲流詩情天萬里浩蕩不可收

中秋後二夕陪趙連州飲荷香亭次連州韻

使君今宵有高會天為好事收滂沱厭將歌舞競時好只有風月為詩魔此際主勸客盡醉何日弟和兄且歌

臺高林影散滿地不飲奈此清光何連州昆季皆在官

以花枝好處安詳折酒盞滿時擱就持為韻贈徐子融

春來凡草木開處總成花東皇本無心世人徒爾夸我愛花中王矯矯出羣姿非不愛桃李桃李多繁枝寄語折花人半開花正好折到離披時翻成被花惱花不在色香全在精神處不慣識花人未肯輕分付一夜無風雨花枝報平安折花須惜枝容易莫傷殘蘭薫可以佩

幽人擷其芳紅紫時所競安得細推詳白面誰家郎逢花便攀折言會折花枝折花人更別麯蘖有工夫氣味獨醇厚欲釀胷中春豈可樽無酒座上嘗春風客來同把盞妙處我獨知醺然面生暖淺深存斟酌杯行不須滿既滿須持之不持愳掐損香液噴甕面紅光浮滿巵此為最佳處亦是極難時杯深不可把俯身為渠擱淋浪莫沾衣操縱得其權有客太詩狂斗酒約相就那識半醺時春風滿懷袖我有酒一壺醞釀頗得宜飲之痊

沈痾贈子聊以持

送趙進臣持閩憲節

任官自古惟賢材天子耳目寄外臺祥刑所繫切民命可不於此欽恤哉猗嗟東南俗脆弱獨有閩嶺高崔嵬山川風氣頗相等挾剛負險不可摧自來巖谷多嘯聚屢遣使者殲渠魁今幸田里各安業畢竟習俗懷陰猜侵陵矯虔或未免獄訟不平良善災民強官弱亦已久往往州縣翻低回政須繡斧肅風采坐使一方公道開

秋霜凛烈懲其姦撲滅不復然死灰陽和寛大布德意撫摩窮困如嬰孩湘江之水碧悠悠使君昔日曽徘徊于今八州復延頸洗宂澤物須公來澄清本是平生志從此四境無氛埃勿謂故園有松菊長憶三徑荒莓苔

先生跋所藏湯君墨梅約諸人賦詩俾文蔚亦題其後

皎皎氷雪姿黯淡宜水墨却恐施丹素翻令涴顔色孤山水雲深庾嶺林月黒晴牕一揮染想像意俱得

寄題吳子似所居二首

古人不可見千卷留遺編要非紙上語至理寔參前列聖精微心舍此將何傳根本會於一枝葉數萬千博文可約禮掘井志得泉玆乃讀書旨涵泳當忘年勿以急迫求留神嘗靜專亦勿事悠悠歲月空推遷久而竟純熟脫落不知然衆理斯旁通如海會百川又如庖丁刃體解牛無全超然得我心枘鑿非方圓書在言語後用起言語先唐人資綴緝漢儒拘訓箋記誦日益博疇知

心鑑昏秖足騁馳鶩與道寔天淵瑱山名亭意雖與世
人言方將屏俗慮日夕親聖賢見聞豈足道孰是入德
門隱几無别事真趣在窮研一旦忽冰釋花柳春無邊
此時案上書始可付蹄筌

右讀書亭

上帝降斯民厥初存秉彜古昔世教明大道行坦夷裘
葛順冬夏飲食充渴飢非有慕于外夫婦皆與知嶽瀆
氣既分民風日澆漓仁義既榛塞教化悲陵遲隱然善

端著不勝姦偽滋甚至藉吾道紛紛取世資陽尊若示
公陰叛寔濟私孟氏極雄辯剖晰精毫釐言言七篇在
炳如日星垂千載嗟晦蝕大義誰復提延陵有佳孫好學
謹操持傳授有所自源派分江西子似象山學者若為日用功
義利早辨之細讀象山記妙意良在兹願言不為攫努
力但耘耔堂前有松桂年年長柯枝生意不自已何心
論報施請子對佳木長哦經德詩

右經德堂陸象山作記

送吳子似歸番陽

憶昔舟泊雲錦溪溪上故人知為誰讀書亭中不草草永平人物入深討子似著永平志生平籍甚梅子真我乃晚遇情相親古人事業貴悠久歸歟訪我同門友謂姜叔權也

和葉仲洽喜雨

一旱不問下與高風吹日炙同煎熬悲鳴鴻鴈不飲啄向人終日聲嗷嗷千里赤地天不管毫髮微功矜桔橰乘除自古有成說霖潦一春多發洩渴苗欲死俟沾溉

到此翻令成澤竭不眠耿耿抱幽恨離畢中宵起占月仰天浩嘆如何理引手欲挽天河水鶩湖作鎮縣東隅山巔忽有雲峯起朝隮何事故要勒雨未崇朝還又止農家與苗相為命情不願蘇惟願死愁腸欲斷成寸寸頃刻風雷鶩動散為霖三日澤已均潑墨千山雲不斷騷人賦詩喜欲狂自寫長牋幾脫腕東西倒懸今少解懽情隨雨亦滂沛秪愁西北望雲霓虎狼久矣為民害請看麟史書伐邢一日與師當問罪詩成聊寫閔雨志

畎畝拳拳有深愛

題傅巖叟悠然閣三章章八句

悠然君之見不與凡見同正似東籬下山忽在眼中誰昔夜登閣歌罷飲亦終恍若有真契可知不可窮

悠然閣之名名從見中起長哦好仁詩高山勤仰止意與口俱到握井真得水嗟哉世間人穿鑿求義理

悠然君之心非古亦非今忘言猶有詩無弦安用琴淵明此時意千載無知音但見登閣時山高白雲深巖叟命名

時予適同登閣故首章及之

廬山雜咏

我來未試烹茶水且讀石上涪翁詩上臥百尺晴蝃蝀下貯一匣青玻璨淵深知是蛟龍宅風怒似挾熊虎威自古賢栖知幾許今有精藍藏翠微

右栖賢三峽橋

朝登天池峰暮酌天池水一枕僧榻清鍾磬半空裏平生此名山籍籍滿吾耳乘興作遠游杖策自不已行行

到絶頂塵世知隔幾雲烟出其下渺視猶萬里山川與
人物往往盡蒙被始疑翻雪濤混同一彭蠡項刻開一
罅初見山邐迤彷彿人世界未可詳目指山中為予言
此地去天咫風雨晦冥候與世殊不似霖潦方下作山
頭旋磨蟻雲深此埋屋山下乃不爾歷驗予所言其言
亦非詭未必隔仙凡高深寔殊軌初夜現佛燈數星林
末起如螢復如炬或明亦或止昔聞頗甚怪今見乃如
此寄語登山人仍須細窮理

右天池

白鹿洞謁先生祠堂呈李夢開教授是日李入洞

講書

先師紫陽翁雅愛窮幽微前賢有遺跡所至皆發揮千古廬山高白鹿遇亦希何人寔經始閲藏啟天機臨流勘書臺隱然釣魚磯聖朝始加賁泉石生光輝榛莽百年中潛長虎豹威衣冠固不論樵牧亦寥稀今昔有顯晦山川無是非先生適剖竹按圖重歔欷斬荆得遺址

澗逮山合圍買田敞堂塾豈將終遯肥學子共栖集相與詠而歸繼聖講絕學咳唾落珠璣此理忽森著魚鳶真躍飛小子恨晚遇講席弗及依升堂拜遺像泫然涕沾衣幸今主盟人高識可與幾光風霽月意端欲賢聖希（李作光風霽月亭）時來一講訂諸生佩弦韋超然此會意規範喜無違徘徊不忍去暮宿留山扉因極昔游處恍如身泗沂矧復洞中友進步方騑騑永矢忘世味來食此山薇

臥龍瀑布

登陟百險艱來看雲間瀑飛從千仞峯瀉作一條玉冬夏有盈縮古今無斷續當日武夷翁翩然來結屋

武侯像

堂堂千載人遺像凜如生趨舍同一操豈無當代英欲喚臥龍起四海盲聾驚此意無今昨未應歸杳冥先生作起亭

新居六詠

無才濟蒼生竹林遠棲遯中有聖人書飯疏自無悶

右竹林隱居

築堤環碧沼種花仍滿堤幽人日往來非闕桃李蹊

右花堤

池東如月弦池西如月弓池北千丈屏倒影碧波中

右半月池

清溝知幾曲花落流紅錦何須浮羽觴自可供杯飲

右曲水

燕坐焚清香日永鬓烟篆妙處良獨知功收物欲戰

右克齋

綠陰初散地今有入簷枝閑牕對瀟洒歲寒惟獨知

右梅窻

五月十二日閒中偶作

黃卷與晤對日日有新聞青山不世情時時有佳賓不

動利害心且無將迎勤自得村童樂何須市朝紛種菊

遶庭砌黃花俟秋芬琴書便當歸免使思白雲犂鋤理

荒穢菽水娛朝昏此外何所慕甘作耕桑民

徐天錫歸自玉山昌甫以三詩送之後二篇有及

予與徐子融傅巖叟之意且托其轉寄答其意

以謝之

我聞章泉清有客日洗耳而況坦腹眠滿意得佳士相

期忘歲月飽飯讀書史祇恐翁獨吟黄鵠舉千里靜言

同門友吾郡差若多相望數舍隔便如千里賒惟有湖

上翁子融時時許相過比緣迹踈梗亦已廢琢磨

其二

曾共傅巖孫同坐傳巖石紀游未抄寄雙梅解相憶天涯思美人折花陡岑寂所幸柱上題如新未陳迹雙梅在巖叟家香月堂清古可愛昌甫每與稼軒同領畧之柱為稼軒題

寄題徽州李君博文閣

曽參一唯外相顧了無言顔淵但如愚永謝枝葉緐後人謂二子獨得道之原脫落章句畀統宗而會元誰知聖門教入道固有門非博奚反約溯流乃求源顔曽曰

用功如海衆水吞及其成功後木落歸本根固非求捷徑大學廢講論李君敞高閣駕言避俗喧藏書比鄴侯日夕手自翻百家期貫穿目擊萬里存上下洞今古高深察乾坤一旦忽融會豁然破籓籬笑彼習忘子讀書嘗憚煩

和胡應祥游石井韻

世間潢潦水可嘆無根源盈滿涸可待驟雨空翻盆鶱峯此邦鎮秀潤草木繁洩為石井泉永與天地存平湖

十頃開有湖峯頂風漪綠荷翻意共一脈絡高下相吐吞清游二三丈歸途月黄昏咫尺阻同集笑我真憚煩相期一朝去雷電當飛奔鞭龍起為雨徼功不須論

壬申老人生旦

兩歲霜風吹客袍親庭禮闕捧香醪今日升堂祝親壽親壽願比南山高古來人生七十稀吾親八十臉如桃但得歲月無窮極從教兩鬢添霜毛閒中花竹自娛戲日課詩禮勉兒曹隨分家風嘗禮法何心與世爭雄豪

自古作善天所佑賦與龎眉幷壽條不須神仙授秘訣
已保桂石常堅牢年年新釀此時熟真珠滴紅聽小槽

趙忠州有苦寒懶起之句和其韻

生息同宇宙形骸通物我天寒雪盈尺寵冷爐無火酒
面生紅光花枝嬌婀娜雖然太守樂亦要民安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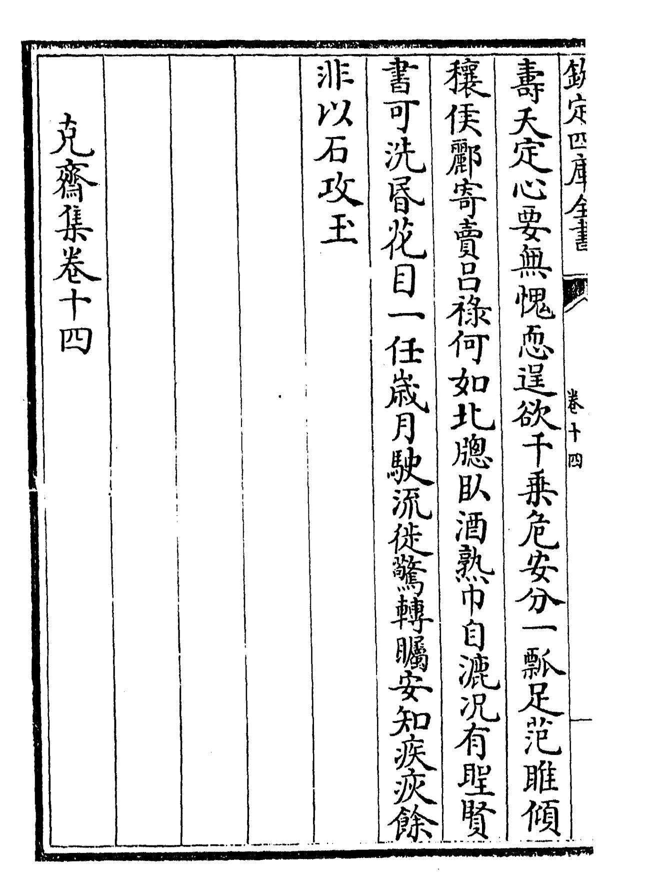
去草棘

草雖至微物稟氣何不同瑞者為靈芝大抵和所鍾薰
者為蘭蓀芬香播春風人知外秀異胡不原諸中奈何

一種類亦費造化工沾濡足雨露山川徒茂豐畏冗無
地着無足比蒿蓬成熟不堪食但逞毫芒鋒除却刺人
衣此外無餘功慘雖未荆棘包藏固難容因行為芟除
當路靡留踪害物亦害已去汝如去凶安得天地間榛
翳亨衢通

和余方叔病中見寄

我亦病閉門機閉了無觸故人送詩來綢繆寫心曲胡
乃稽報章悼往牽服屬天理循自然非敢故羈束人生



壽夭定心要無愧恧逞欲干乗危安分一瓢足范雎傾穰侯酈寄賣呂祿何如北牕臥酒熟巾自漉況有聖賢書可洗昏花目一任歲月駛流徙驚轉矚安知疾疢餘非以石攻玉

克齋集卷十四